

春 雪

Spring Snow

「日」三岛由纪夫 著

唐月梅 译



北 京 出 版 社

春 雪 (节选)

Spring Snow

「日」三岛由纪夫 著

唐月梅 译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雪/(日)三岛由纪夫著;唐月梅译.-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2

(大师图文馆)

ISBN 7-200-04808-9

I.春... II.①三...②唐... III.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652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3-1303 号

Copyright ©2003 by the heirs of Yukio Mishim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日本酒井著作权事务所授权北京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字图文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内容或图片。

版权所有。

春 雪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唐月梅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天利华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889 × 1



000 字

2003 年

印刷

印数 1-14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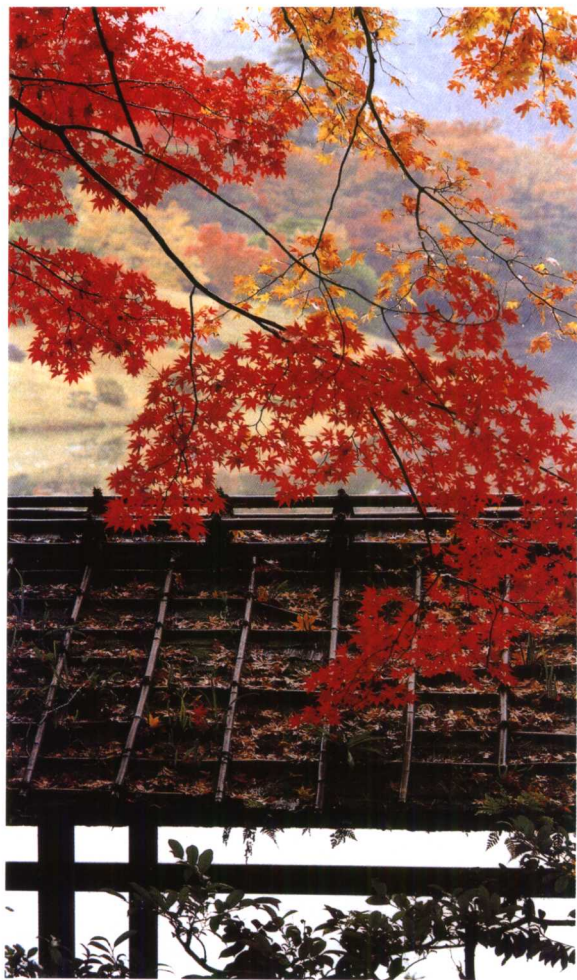
ISBN 7-200-04808-9/I·763

定价:21.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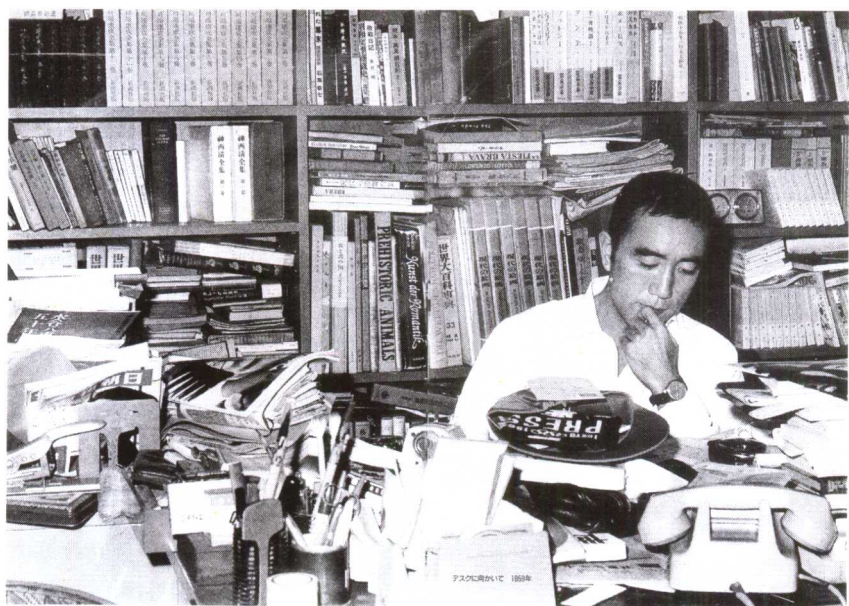




春景



红叶山一边的天际，翻卷着各种形状的云朵，充满了量感



三岛在书斋思考创作问题

序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是我国读者熟悉的两位日本文学大家，此前，他们的作品已有多语种翻译和出版，且受到读者的青睐，常销不衰。《雪国》译介，经过风风雨雨，终得广泛认同，最近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指导委员会指定为大学生必读书之一。经过我们与杨明书先生的共同策划，又依托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有关人士的鼎力支持和辛勤劳动，今天，这两位大家的图文馆，以一种迄今国内外所没有过的崭新面貌与读者见面了。

我们在这些作品的优美文字中，配以丰富多彩的图片，加深它们的文化底蕴，立体而形象地再现了作家在文本中所追求的美的情愫。这不仅可以满足读者传统的语言审美需求，而且还可以扩大读者的审美空间，在并茂的图文中得到更大的愉悦。自由在地遨游图文馆，可以获得这两位大师文学之美更多更大的享受。这是人间的净福。

川端文学在日本传统的物哀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接合点上创造了女性的美，充满了纤柔、风雅和深沉的悲哀。三岛文学在日本古典主义与希腊古典主义的融合中创造了男性的美，表现了肉体、刚毅和力量。配图中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我们从图中可以体会到《雪国》“以卓越的感受性，并以小说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既可以抚触到《伊豆的舞女》女主人公纤弱的情影和纯真善良的心，看到《潮骚》男主人公像圣·塞巴斯蒂昂般的肉体、官能性和力量，他们都同样

抱有人间至纯至美的真情；又可以从《古都》多古情的山川中呼吸到许多传统自然景象的气息，从《春雪》男女主人公乘车赏雪和海边幽会中发现快乐的要求、肉体的要求，飘荡出平安王朝文学风雅的余韵。“《假面自白》将与少年时期快乐的欲望相连的性愿望，极其正确而冷静地加以整理、表现，并将它作品化。”“《爱的饥渴》是一部极重要的纯文学小说，它扎根于作者深层意识的性的愿望和美的倾向，进而发展到伦理道德的必然性，使两者达到精彩的一致。”总之，开卷之余，都会有“美的存在与发现”。

我们编选的川端康成图文馆和三岛由纪夫图文馆各四卷，以全球惟一图文珍藏版推出，都拥有他们各自文学的不灭之美。他们的文，透出了天堂般的诗情；他们的图，传来了心灵般的回响。我们对照他们的文字，编选插图的时候，就长久地、长久地陶醉在与美邂逅的愉悦中，或者深深地、深深地沉湎在艺术魅力的激流里。

现在，北京出版社将这两位日本文学大家的名作以图文馆的新形式展现于世，为广大读者开辟一个审美的新天地。我们相信：读者一定会发现，在这里，惟有青春，惟有爱，惟有逸乐，惟有美！

叶渭渠 唐月梅

2002年金秋于北京团结湖寒士斋

谈《春雪》

——三岛由纪夫

《春雪》是我尝试将王朝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传统结合的小说，谷崎润一郎氏的《细雪》在这方面已开了先河。大正时代揭开了意志薄弱的、抒情的时代，与这部小说揭开序幕的时期相同，这不是偶然的。我本来以为，在现代是不可能写恋爱小说，不可能写雅的文学的。我的性格是不信任所有知识分子的形式论，所以，我以前写了《潮骚》，现在又写了《春雪》。

为了收集材料，我历访京都、奈良的尼姑庵，回想起来，觉得那时的一些奇闻轶事，很有意思。记得有一回在某尼姑庵，会见了一位高龄的尼姑掌门人，她问我要谈有关什么事，我回答说，我想了解有关某亲王子订了婚，未婚妻却被别人侵犯怀了孕，缘此该未婚妻削发为尼，遁入空门，而未婚妻的情人——某青年自己则病歿的故事。这时，这位尼姑用怀疑的目光好不客气地盯视着我，最后问道：

“你是在哪儿听说这个故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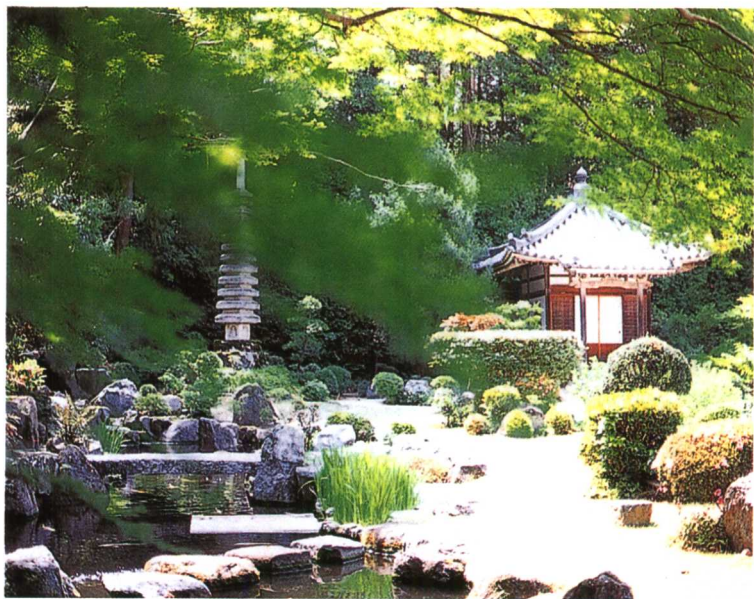


我经她这么一问，吓了一跳。不过，仔细想来，这种故事是可能发生的，即使我说这纯粹是我的创作设想，她也绝不会相信，这也是很难怪的。

另外，在一个春雪纷飞的日子里，我在某尼姑庵深院的一个房间里，会见了一位美貌的尼姑掌门人。该掌门人患感冒，不时用紫色的法衣袖子遮挡住脸，她似乎很疲劳，少言寡语。这番幽艳的情景，深深地吸引住我的心。《春雪》后半部的戏剧性的女主人公的形象，很多地方仰仗于这位美貌的掌门人。

松枝侯爵宅邸原型(单纯是环境和建筑)是西乡从道的宅邸，不过，这幢洋式建筑物保存在明治村，现今从那里也能缅怀昔日的情景。

在《春雪》里，我试图连对话的细枝末节也再现古老的上流阶级的语言。再过十年，这些语言恐怕都会变成死语了。



月修寺の原型圓照寺院境内

十二

落座在麻布的绦仓家是一座武士门第的深宅大院，长屋门的左右，设置镶了格子窗的值班室，供门卫使用。这家人手少，长房屋里似乎无人居住。屋顶上的瓦棱，与其说被雪覆盖了，莫如说完全按其形状忠实地将雪悄悄地托起来。

便门那边，立着一个撑伞人的影子，像是蓼科。车子快到达时，影子迅速消逝，让车子停在门前等候着的清显，久久地望着便门，眼里只映现出门洞里纷扬的雪花。

过了片刻，用紫色外衣的袖子捂着胸口的聪子，在收拢了伞的蓼科的陪同下，低头穿过便门走了过来。清显觉得她的姿影，好像将一枝大紫荷花从小茶室里拽到雪中那样，华美无比，几乎令人感



东山魁夷画《春雪》

到窒息。

聪子登车的时候，确是在蓼科和车夫的搀扶下上了车，半个身子仿佛都飘浮起来了。清显掀开车篷迎她，只见她的领窝和头发上落了几片雪花，她同卷袭进来的雪花一起进到车里。她那张白皙而光润的脸上泛起的微笑，使清显感到仿佛一种什么东西突然向自己袭来，使自己从单调的梦中惊醒了。也许是由于车子不平衡地承受了聪子的重量，车身摇晃了几下，更加强了清显这种瞬间的感觉。

那是钻进车里来的一堆紫色点燃熏衣香的芬芳，清显感到仿佛飘到自己冰冷的脸颊的雪花顷刻间散发出了芳香。由于上车那股劲

儿，聪子的脸险些碰到清显的脸颊，她赶紧正了正身子，可以看出这瞬间她的脖颈子变得僵硬，就像白水鸟脖子的筋疙瘩。

“为什么……为什么突然……”清显的话有点气馁了。

“京都的亲戚病危，我父母昨晚乘夜车去京都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想见你，昨天晚上我想了整整一夜，今早又是个雪天，所以不管怎样我们两人都到雪中去吧。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提出了这样任性的要求，请你原谅。”她一反往常，用天真的口吻喘吁吁地说。

人力车随着拉车人和推车人的吆喝声在移动。透过车篷的小窥视窗，只能望见纷扬的黄色雪花。车厢里，昏暗在不断地摇晃着。

两人的膝上盖着清显带来的深绿色的苏格兰方格子围毯。两人靠得这么近，除了幼年时代的已被忘却了的记忆以外，这还是头一遭。清显看见，充满灰色微光的车篷缝隙时开时闭，雪花不断地卷袭进来，落在绿色的围毯上，化成了水滴。这种情景，就像在大芭蕉叶下听到的飘雪声音一样。雪落在车篷的声音特别响亮，完全把清显吸引住了。

车夫询问到哪里去？清显答道：

“随便，只要有路，你就去好了。”

清显知道聪子也会抱有同样的心情。于是，随着人力车把的抬高，两人的身子稍向后仰，姿势依然是那样拘谨，甚至连手也没有相握。

但是，在围毯下面，不可避免地相互接触的膝盖像雪里送来了一团火。清显的脑子里，又翻腾起了那讨厌的疑窦：“聪子真的没有读那封信吗？蓼科既然说得那样肯定，大概不会错吧。那么，聪子会不会把我当作一个不理解女性的男子来折磨我呢？我该如何才

能经受得住这种屈辱呢？原本是那样地祈望着聪子不要看那封信，然而现在却觉得宁愿让她看了还好呢。她若是看了，早晨这场飘雪的狂热幽会，显然就意味着一个女子对理解女性的男子的一种真挚的撩拨。要是这样，我也就另有办法……即使如此，我不理解女性这个事实是无法隐瞒的啊，不是吗？……”

在昏暗的小四方形车厢里，黑暗的摇晃把他的思绪都弄得零零乱乱了，想把视线从聪子身上移开，可是除了移向沾满雪花的浅黄色赛璐璐的亮窗外，就没有什么可望的地方了。他终于把手伸向围毯底下。聪子的手在等待着他，恍如在温暖的巢中充满了狡猾的等待。

一片雪花飘了进来，落在清显的眉毛上。聪子瞧见，不禁啊地喊了一声。清显不由地把脸转向聪子，他感到有股凉气扑在自己脸上。聪子马上闭上了眼睛。清显面对着闭上了眼睛的脸庞，只有抹上京都口红的嘴唇映现出微暗的亮光。那脸庞活像被指尖轻轻掸了掸的花在摇曳一样，其轮廓在紊乱地摇晃着。

清显的心在激烈地跳动，他明显地感到束紧着他的脖颈的制服高领的束缚，再没有什么比聪子那文静的紧闭眼睛的白皙的脸庞更难理解的了。

清显感到围毯下面捏着的聪子的手指增加了一点力量，传来了她的心绪。倘使把这理解为信号，清显肯定又要受到伤害，不过清显被这种轻微的力量所诱惑，自然可以将嘴唇贴在聪子的嘴唇上了。

车子摇晃的瞬间，几乎把他们两人合在一起的嘴唇给分开。他的嘴唇和她的嘴唇相吻的地方，很自然地成为扇轴，于是他们采取可以经得起任何摇晃的姿势。清显感到在吻接的这扇轴周围，徐徐

地展开了一面非常巨大的、芳香的肉眼看不见的扇子。

这时，清显体会到了忘我的境界，然而他并没有忘却自己的美。自己的美和聪子的美从公平地同等地看待的地点出发，肯定可以看到：这些彼此的美犹如水银般相互交融。清显悟到：类似拒绝、焦急、刻薄，这些都是同美无关的另一种性质的东西，盲目地自信所谓孤高的个人，这不是在肉体上面而往往是容易在精神上产生的一种病态。

清显内心的不安早已一扫而光，当他明确了幸福所在之后，接吻就越发强烈和果断了。随之聪子的嘴唇也变得更加柔软。清显担心自己整个身心是否会融进她那温暖的、甜蜜的口腔里，因此自己的手指也就想去触摸有形的东西了。于是他从围毯下把手抽出来，去拥抱她的肩膀，支着她的下巴颏。这时候，手指触摸到她的下巴颏，他感到她的下巴颏肌肤是纤细的，骨头是不坚硬的。他再次明确了在自己之外存在着另一个肉体，这样他们的接吻就更加融和、更加热烈了。

聪子落泪了。泪水落到清显的脸颊上，清显这才知道。他感到自豪。然而，在他这种自豪感中，丝毫没有往昔给人施以恩惠时的那种满足感。聪子的一切，已经没有年长者那种批评腔调了。清显为自己的指头接触到她的耳朵、胸脯，接触到一处处新的温柔而激动了。他学会了，这就是爱抚。他把动辄就飞逝的雾霭般的官能，依托并连接在有形的东西上。现在他只顾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这是他能够做到的最高的自我放弃。

接吻结束时，他非本愿地醒过来，自己还很困顿，却抗拒不了透过薄眼皮射进来的玛瑙般的朝阳，内心充满了沉郁、依恋的情绪。只有这时候，睡眠的美味才达到顶峰。